

履痕处处

人与自然

高考“后遗症”

◆郭良正

我1984年参加高考，大女儿2008年参加高考，正当我们的高考情愫渐行渐远，“此情可待成追忆”时，又迎来了二女儿的高考。

2014年二女儿高考前两年里，我在广州谋事。谋事养家重要，女儿高考更重要。春节后去广州前，如何给女儿报志愿，已提到了家庭议事日程。

我说还早呢，考后再思虑不迟。她娘任不依不饶，一定要让我定报哪个名校的方案不可，那阵势好像我是管录取的教育部官员。她们又说，上哪所学校看我的了。这话说的，好像是我参加高考一样。最后，迫于她三方压力，我到楼上邻居家，找来她学生上年用的招生之友，先做预热模拟填报志愿。

那本有各高校完整招生信息的招生之友，随我去了广州。

茶余饭后，睡觉之前，那本书已成为我的必读书。刚看时，净是些专业、录取人数、学费、学制、地址等，觉得特别枯燥无味，看着看着就烦了。烦是烦，捏着头皮也得看下去，因为这看的是女儿的前途和未来。想到这，我也就耐下了心思，从那些条目里，去找些可行性方案。这一细心，还真看出了些门道和兴趣。除院校类别，强项专业，在同类型院校的地位，学科带头人，以及在所在城市的街道，去上学的最佳乘车线路等，都在我的考虑之列。这一将，学问可就大了，我的眼界和思路随之也就大开。

于是，原先的文学阅读不得不为之让路，看高考之友，成了我每天阅读的重头内容，忙时见缝插针，闲时一连几个钟头研究，尤其是睡前，更是望眼欲穿，穿过纸面已进入到各所大学的校园、讲堂。

我参加高考时，地理是我的强项，考了87分，后来对城市地理初衷不减，再加上这次对女儿院校的遴选，城市尽在我心了。

我时常把所研究的“成果”向她们汇报，又得到反馈信息，来调整我的研究方向。一旦把这当成一个事儿去干的时候，时间过得就特别快，很快就到填报志愿的时候了，填报的院校，与我的既定方针没多大差别。

当把女儿送到大学，我返回公司上班时，觉得很不适应了，心里空落落的，总觉得好像少了什么东西。尤其睡觉时，总是不易入睡，即使睡了，也睡不熟，睡不深。当我从枕头旁拿出那本厚厚招生之友时，又来了兴致，每所大学所在的城市、街道、熙来攘往的莘莘学子，在我眼前又过起了电影。哎呀，好家伙，原来心思还在这里呀。于是，我就顺势而为，与招生之友相拥而眠，成了我的作息常态。

我的“研究”成果，也提高了我的品位。在最近一次文学活动上，遇见一年轻文友。她说，秋季就到山大去读研呢。我接过话题，把山大强势学科文史哲，在全国排行、录取分数线、威海分校比本部低多少分等言说一遍。她惊呆了：老师您是山大的教授吧。

我自嘲道：教授是假的，身子瘦是真的。通过高考，我和下一代是很能融洽交流的，一次在火车上与一位华中科技大学毕业的学生交流，他说：真看不出，你这老头（其实那时我才四十岁出头）对大学竟有如此深的研究，难得呀，老爷子。

高考，既是考学生，也是考家长，既是考知识，也是考见识。通过高考这个平台，让我丰富和年轻了起来，这是我多年前料所不及的收获。

布谷声声夏令新，又到一季麦忙时。小麦这种庄稼，播种之后经霜历雪，却在炎炎酷暑中迅速成熟，其生命历程之艰辛，也使麦天成为一年中农民最紧张辛苦的时节。如今留守乡村的多为老幼，返乡收麦该是无数在外农家子弟心中系得最紧的结。

我长大后能帮父母劳作的年龄，碾场、割麦、运麦、打麦、扬场、晒麦还一样未曾删减，每每回想起那些长达月余的麦天，对那高强度绵密的忙苦累依然心有余悸。

窗外，三十多度的阳光烘烤着高楼大厦白森森直晃眼。这样的毒日头，只消几日，就会把碧油油的麦田一片片烤得黄焦，像急速燃烧的大火，从村后土岭迅速蔓延到村前河滩，稍晚些收割，便会炸落满地麦粒。所以，那夏风中涌动的，不是麦浪，而是火焰，农人不是在收获，而是在扑火！那时候，一到麦天，全村男女老少就会把手里的其他活儿全搁下，纷纷操起磨得飞快的镰刀，全力投入“扑火”的战役。怀了三四个月身孕的小媳妇，都单腿跪地在麦地里尽一份绵薄之力；七老八十的小脚老太太也抽空搬个小凳子坐在麦田里，一边絮絮叨叨埋怨谁家后生竟忍心媳妇儿扛着大肚子受罪，一边也紧一会儿慢一会儿割两把；农村中小学全放暑假了，孩子们在父母“小心别割破指头”的叮嘱中，也蹦蹦跳跳加入收获队伍。

正午太阳最毒不过，但田间地头，圆草帽儿、白羊肚手巾并未稍减，麦子仍大片大片倒伏，小山似的麦捆还一捆捆吱吱呀呀的被推着、挑着运到麦场，把一块块平整的麦场堆成了连绵起伏的山峦。直到半晌午回家的老太太们一拐一拐拎着竹篮，提着小桶送来白馍、炒鸡蛋和绿豆汤，村人们才捶着累得直不起的腰弯片桐荫喘口气。相互看看，个个



蕉荫读书图(国画) 李巧凤

当我知晓家乡的铁麻秆学名为益母草时，心里忽生丝丝的温暖和股股的敬慕。

益母草，我们这里俗称野天麻、玉米草、灯笼草、铁麻秆等，家乡的荒野草地、田埂路边、沟渠渠畔，随处可见，或几株亭立，或数丛成片，阳坡之地尤多。因名字有些卑微，常常被人忽略。乡下人视她为野草杂科，任其自生自长，只有稍懂疗效功效的农家，在秋末用镰刀割几束，潦草地捆起来，吊挂在宅院某个角落，以备急需之用。

《经效产宝》注：“益母，叶似艾叶，茎类火麻，方梗四面。四五月节节开花，红紫色如蓉花，南北随处皆有。于端午、小暑，或六月六日，花正开时，连根采收，阴干，用叶及花，籽入药。”

家乡的益母草，冬季孕育芽苗，初春放叶生长，入夏长三四尺，茎方如黄麻茎，其叶如艾而背青。其形一梗三叶，叶有尖齿，寸许一节。节节生穗，从簇抱茎，四五月间，穗内开小花，红紫色，亦有微白色。益母草嫩茎叶含有蛋白质、碳水化合物等多种营养成分。性味辛苦凉，具有活血、化瘀、调经、消水的功效。医治月经不调、浮肿下水、尿血、泻血等病疾。《本草衍义》曰：“治产前产后诸疾，行血养血；难产作膏服。”

当我对益母草有了粗浅的了解之后，或许是缘自“益母”的诱惑和感动，愈发有了亲近她的欲望。初夏的黄昏，行走在乡间的小径，路边的益母

满脸污浊，再俊的闺女都没了人样，一只只拿馍的手都厚厚地盔着层污垢！那焦黄的麦田里弥漫的不是麦香，而是积蓄数月的呛人的尘埃。尘埃和汗水搅拌在一起，掩盖了丑与俊的差别，人人都只能是踏踏实实劳动者。劳累，却消除了人们对脏的顾忌，胡乱搓一搓手，用“不干不净吃吃喝喝”的话自我安慰着，便开始大口吃馍，大口喝水。吃完喝完，艰辛的劳动就又开始了，直到一轮满月亮光高挂如洗的天穹。

清辉满地，月凉如水，正是城里人携妇将雏散步纳凉的时候，可有的农人要趁没日头的晚上把最焦黄的麦子割完，有的麦场被麦垛垛满，要在月色中开动轰鸣的脱粒机为明天的收获腾出地盘。连星星都疲惫不堪的子夜，田里仍有起伏的人影，场上仍有舞动的桑叉。好不容易割完最紧关的麦块儿，打完场上垛着的麦子，农人们却没了回家的力气，连最壮实的小伙都觉得要散架，干脆仰躺在麦秸秆上眯一会儿。刚合眼，村里的公鸡就打鸣了，早起的另外一些农人已赶在日头露头前割了二分麦。

麦天的万里碧空有时会顷刻乌云盖顶，骤起的狂风把割倒的麦蒲子吹得七零八落，豆大的雨点挟裹在狂风中瞬间打湿了地面。被割麦运麦折腾得骨软筋酥的农人们猛一个激灵全都振作起精神，男人们不顾一切把被风吹乱的麦蒲子往车上捆，往肩上挑，实一脚滑一脚往场里运；女人们疯了般往家跑，翻出所有的塑料布，在风雨中铺展开来，吃力地往麦垛上、麦堆上压，狂风却把塑料布往上撑紧，这会儿被父母的喝斥和雷电的鸣闪吓得一声不吭，远处近处拾来砖头石块，抱来陈年玉米秆，捡来破苇席帮着父母往塑料布上压。风小了，雨却大了，地里场里的男男女女被淋得精湿，却只顾面面相觑在泥泞中的麦粒心疼不已。

雨后天晴，麦收割随即继续。孩子们揉着疼痛未消

的腰背和被麦芒刺挠得奇痒的手臂，很不情愿地跟在父母身后，踢踢踏踏地走在转眼便被晒透烘干的坑洼不平的坡路上。叔伯们嬉笑着和孩子们逗趣：“孩儿，这几天你觉得是在学堂里美气还是在家劳动改造美气？”孩子们一语不发，眼窝里已贮满一汪泪水，他们盼望这假期快快流逝，赶紧赶紧开学吧。

品尝了麦收之苦的孩子们回到学校，比以往少了许多调皮和玩耍，以优异成绩陆续考入镇里的初中，县城的高中，省城的大学。说来也怪，年年五六月间把他们烦得要死的黄灿灿的麦田，却千丝万缕地着一颗心千萦万绕。父母见了乡亲们心里甜丝丝的却非要堆出一脸愁苦：“俺家今年收麦少了一个劳动力啊！你说大学校长咋不知道放暑假呢？”但那年麦天，他们的腰背将因求学在外的孩子，躬得更屈，累得更疼了。

大学毕业，我顺利脱离了农籍，且眼看麦天不断精减。这两年，家乡的麦子已全部实现机收，以往忙忙碌碌月余的麦天被压缩得只剩几天。可天增岁月人增寿，父母都老了，耕作半辈子的父亲前年又脑中风，成为这几年农村越来越多的偏瘫老农中的一员。我和一弟一妹都在城里上班、居住，就劝母亲别再种地了。百般不忍下，母亲把责任田一块块让渡给别人，只剩离家较近的两片田坚持着种下来。而在基层苦熬多年的我，常在麦收期间面对父母感叹：机关的辛苦，总不如种麦能让付出与收获成正比！父母总是拿我年少时麦天的漫长困苦与如今麦天的短暂利落做比，一次次平抚了我胸中的抑郁之气。

不觉麦天又至，晚上躺在床上，一颗心悬在小城楼头的孤月上，牵挂着老迈多病依旧以劳作作为乐的父老，心中不由热翻滚烫，强迫自己赶紧入睡。我想，明天乡下麦田里的毒日头，定能很快晒干心头沉沉的潮气！

新书架

《注事入画：一个老人的记忆博物馆》

◆王宁

该书是一位七旬老人真挚温暖的人生回忆。张才柱老人用100多幅“回忆画”，记录下童年的快乐、乡村的风貌、劳作的艰辛、生命的顽强与时代的变迁，栩栩如生地再现了20世纪50年代到80年代重庆乡下的生活与生产景象。在这个因科技发达和经济膨胀而急骤向前的时代里，老人用画笔为我们留住了过往生活的画面，它们是历史的鲜活注脚，也是罕见的中国农民的私人生活史。其中，有描绘童年欢乐地赢铜钱、滚铁环、走六子冲，也

有讲述乡村风情的闹元宵、烧橙香、赶场、观花娘；有描绘个人经历的上学、结婚，也有表现集体生产的修桥修路、改田改土；有回忆日常农事的春耕秋收、拉磨杀猪，也有刻画劳碌心酸场面的下夜力挣钱、挖野菜充饥……所有场景都与一个真实鲜活的人息息相关，他们平凡、沉默、隐忍，能吃最大的苦，受最大的累，拥有坚韧顽强的生命力量。那些永逝不返的日子在大爷笔下散发出沉静、温润的光泽，透过这光泽，读者会看见美，看见痛，看见一种力量。

雨后大群的蜻蜓，在益母草的头顶，俯身飞转，时而挺立枝头，时而亲吻花苞。凝神注目，静观蜻蜓姿态，忽有所悟，疑那成群结队的蜻蜓，正在吮吸益母草精华，壮其身躯，护荫后代茁壮繁世吧。

在一僻静滩，偶遇一位乡间老中医，他手持镰刀，正在收割无人问津的益母草。我走近老人问好，他起身站定，手捋胡须，目光里充满慈爱，微微打量过来，笑而不语。我借机询问老人，为什么这时候收割？老人说，益母草入药，在夏季生长茂盛，花未全开之时采摘为佳，待到秋末，它只能为草，只可浸泡抽丝，做麻绳之用了。这益母草真有那么神奇的疗效吗？老人依然浅浅一笑，没有回答我的问题。此刻恰好有放牧牛羊的农人，驱赶着牛羊从茂盛的益母草从旁经过，牛羊们低下头，亲昵地嗅一嗅，而后昂首离去。老人含蓄而深刻地问我，知道牛羊为什么不贪啃青草？牲畜通灵性，哪个不是从染血的衣胎里来的啊。

回去的路上，我反复琢磨老人的话，心迹豁然明朗了。正是这些野生野长的铁麻秆，汲取自然精华，以她母性的大爱，护佑着女人们的身心健康，以拯救生命的本分，接通天地，才有了那么大的“益母”力量。

天地乾坤。乾为天，天喻严父，坤为地，地喻慈母。当乡间浑然天成的铁麻秆有了益母的功能，为女性提供了血脉的供需保障，便与珍贵的生命有了密切的关系，瞬间闪烁出了圣洁与伟大的人性光芒。

连载

我正发愁谁来接呢，哎？来了个高虹老师！”

贾成钢是代课老师，教五年级的语文。大学里学的是自动化，一毕业妈妈生病，他回来照顾一段。范云鹏是他的小学老师，就让他暂来代课。贾成钢自认不是个教学的料，让学生在班里摸出去几回。妈妈刚好些，他就近便去县里应聘了。

高老师的房间刚扫好，一辆红色出租车来到了学校。听见喇叭声，范校长连忙迎接。穿着长筒皮靴的高虹从车里下来了。

“你是高老师吧？我是范云鹏。”范校长，你好！高虹向您报到！”高老师大方地伸出手。

司机给高虹找零。校长大声对高虹说：“发票！要报销的！”高虹从后排座上把手风琴拿出来，范校长连忙抢到手。手风琴的扣开了，“嗡”地响了一声，校长吓了一跳。高虹接过来，按上扣，说：“你拿箱子吧校长。”“唉，唉。”校长应着，把里边的行李箱和一个网兜提了。

校长把高虹领进屋里：“这张床是刘芳菲老师的。刘老师是村里的姑娘，担心你夜里害怕，主动要求来陪你的！”



“谢谢校长，您考虑得真周到！”“谁家的孩子谁家疼，要是我女儿下乡里教书，我也不放心！”高老师，这边是厨房，以前也有两个老师吃饭。炊具都换了，你看这煤气罐，全是新的……”“哎哟，菜都有了！”高虹看见

案板上的青菜。“全是老师们自发拿的。三里五村的，家里都有菜，说是一天三餐让你吃啥？这是面、米，都是才磨的，绝对绿色。”“好好，谢谢，谢谢了！”高老太太摸着棍子走了进来，高声喊：“范校长？范校长在哪儿呢？”范云鹏看见，连忙去换：“老嫂子，我在这儿呢！”瞎奶奶猛攥紧校长的手，泪流满面：“校长啊，你还我的孙子！还我的孙子大强！”范校长愕然：“大强怎么了？”瞎老太太放声大哭。

5 一听说大强出走，范校长害怕了，他使劲拍打着自己的头，一个劲地慨叹：“忙傻了！都忙傻了！咋没想到这孩子是离家出走呢！这事大了这事，让乡里知道了咱就吃不了兜着走了！这样吧林老师，下午的课你还得接着上，我和贾老师到县汽车站撵他去。”“好吧！”林老师也知道问题严重了，一脸难过地点了点头，“这么长时间了还能撵上吗？”

“喂！”校长摇摇头，“看运气吧！”范校长和贾成钢先骑着自行车到县公路上等汽车，再坐上汽车到县城找大强。折腾了一天，连个人影儿也没见到。两人骑着车子回到学校时，天已经黑了。贾成钢拿起脸盆去井边压水。范校长用手扇着凉，不禁感慨：“从县城到省城，从省城到广州，再从广州到东莞，五年级学生真有这样的本事我们的素质教育也算不差了……”

“校长校长，先洗脸！”贾成钢端水过来，放在门外地上，又去校长屋里拿来了手巾。范校长正要洗脸，电话忽然响起来，他连忙举起来放在耳边：“喂……啊贾老师你好！……啥？啥啥？……住院了？……肾炎复发？……啊，啊啊，好好看，别着急！啊，啊啊……改日我去看林老师！”范校长关了电话，好一会儿不说话。贾成钢洗完脸，又去打了一盆水过来，范校长还没有想到洗脸。

“咋回事校长？”贾成钢端着水盆进了屋子，把盆子放上盆架。“林老师肾炎复发了？”“真的假的呀？”丈夫在县里，不是一直想回吗……”“住院了还能有假！”校长小声咕嘟着。

“老师本来就少，停两天我再一走，五年级的语文、数学就都没人教了……”贾成钢替校长犯愁起来。范校长坐在椅子上紧皱眉头，右手深深地插进头发，抓一下，抓一下，再狠狠抓一下。贾成钢说：“这就叫‘屋漏偏逢连阴雨，船破恰逢顶头风’啊！你说校长，这范大强要是再出点啥差错，比方碰上了人贩子，这事不就更大……”

范校长使劲看他一眼。贾成钢笑了，说：“没事了吧校长，那我走了！”贾成钢出了屋子，范校长这才想起来还有话，连忙追了出来。贾成钢，明天你要早点来，五年级全靠你了，千万别给我再出啥篓子！”

“好好，校长您放心！”贾成钢推起车子，一跳上了座。范校长叹了口气，重又坐上椅子，两只手都去找